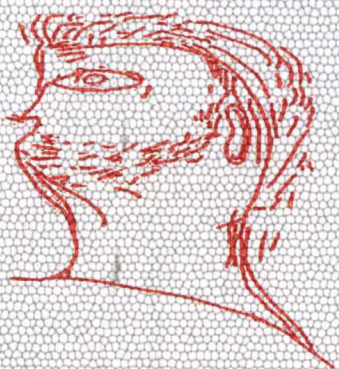




尼禄王

姚伟◎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尼禄王

姚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禄王/姚伟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0
(小说前沿文库)

ISBN 978-7-5104-1312-4

I. ① 尼… II. ① 姚…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2018号

尼 禄 王

策 划: 亚伯拉罕·蝼冢

作 者: 姚 伟

责任编辑: 李红兴

封面设计:  睿工作室

版式设计: 欧阳潇湘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版 权 部: +86 (10) 6899 6306

中文网址: www.nwp.cn

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40千字 印张: 8.375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312-4

定价: 27.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次

第一章 名剑记	1
安提戈涅 .10	
波斯战记 .21	
地狱中的阿格里皮娜 .26	
亚历山大图书馆 .34	
第二章 雅典学园	38
灵魂盗取术 .61	
帕纳萨斯山修女 .62	
暴君的乐曲 .64	
第三章 多密提乌斯	67
一心向死的诗人 .82	
双梦记 .87	
魔鬼的姘妇 .91	
遗失姓名的先知 .92	
第四章 俄底浦斯王	99
对抗暴君的诗人 .124	
克劳狄皇帝敕令 .129	

柏拉图学园血案 .132	
死于口水的园艺师 .136	
第五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40
伯罗奔尼撒海盗 .167	
扎拉葩女王秘史 .167	
双镜记 .168	
第六章 梦境与火焰	171
盗取奶水的女巫 .200	
使徒书信 .202	
女王与宠物 .204	
尾 声 罗马炼金士	208
间谍日记 .208	
忒拜石碑 .217	
东游记 .221	
爱因斯坦情书之一 .227	
爱因斯坦情书之二 .234	
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 .244	
尼采致信莎乐美 .246	
末日来信 .250	
参考文献	255
后 记	257

第一章 名剑记

【本节为尼禄讲述自己的初恋】

我是这世上最幸运和最不幸的人。我同时拥有两个人的记忆。白天，我是罗马皇帝克劳狄的养子，我十三岁了，即将前往雅典学园接受贵族式教育，以便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接过母亲用身体换来的帝位。夜晚，一个女人却来到我的梦里，用一生的时光将我的梦境覆盖。这场始于十二岁的怪梦，是我一生全部灾难的开端。

我平生第一次梦里，就闪现出她光彩夺目的尸体。我一生下来就学会了做梦。或者相反，做梦是一个人天生的禀赋，有时候梦境比日光所强加给我们的这个世界显得更加明亮和真实。多年之后，对初次梦境的回忆使我明白了自己命运的不可思议。在那场梦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前世：一具刚被泥土覆盖的年轻女尸。她光滑圆润的身躯被蚂蚁和泉水包围，直至形迹难以辨认。不久那里就长出了一丛紫罗兰花，我听到了花朵挣脱尸体竞相开放的声音。尸身中的血液缓缓流进紫罗兰的花瓣，使女子的身体渐渐失去眩目的光泽，重新获得了泥土的颜色和质地。梦中的花朵发出的强烈光亮刺痛了我的眼睛，将我从黑夜拉回到罗马城的黎明。母亲正为

我擦去头上的露水，她的身旁放着一束刚从野地采来的紫罗兰。它们的出现使我露出了平生第一次微笑，其中蕴藏的嘲讽味道，使我的母亲忍不住尖叫起来。

十二岁的一个夜晚，那个女人再次造访了我的梦境。那晚我见到我作为一个女人时，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甚至还看到了她的灵魂渡过地狱和天堂再次降临人世的情景。这天夜里，她海水般奔腾不息的思念淹没了我的睡眠。她偷偷流下的泪水打湿了我的枕畔，使我的小床蒙受了泛滥之灾。当我醒来时，母亲说，尼禄，你真是个灾星，你尿湿了刚刚洗过的床垫。

是的，对于罗马，我仅仅意味着灾难。我的降生曾引起整个罗马城的恐慌，因为我没有捎来想象中的哭声，而是让产房保持了坟墓般的宁静。当我的父亲多密提乌斯从研制刑罚的广场匆匆归来时，出现在眼前的情景使他震怒而又恐惧。据说他看到的婴儿，长着一双幽怨愁苦的女人眼睛，仿佛出生之前就经过了泪水的长久浸泡。

那时，朋友们都要求父亲依据《十二铜表法》，将我作为残疾儿处死。起初父亲准备采纳他们的意见，不过在经过一番占卜之后，又取消了这一打算。据说，在一家家传占卜古书的图画里，父亲发现了一位与我长相酷似的年轻人，正在接受一位女子的鞭打。他由此断定我命不该绝，因为那个将要鞭打我的女人还没有出现，在她出现之前杀死我是违背神意的。父亲确信这是他不幸婚姻的报应。“除了人类的憎恨和痛苦，我和阿格里皮娜不会出产更多的东西。”在接受朋友们祝福时，父亲喊出了这样一句唐突的谢词。

罗马最权威的占星士应证了父亲的预感。他们从前夜的天象和我的星座命盘上读出了灾异的征兆：我的上升星位在月宫，前夜的月亮和彗星恰好组成剑的形状。这本是勇武有

为的象征，但剑尖和剑柄却残缺不全，据说这意味着控剑乏术反为所伤；我的星座命盘上，火星与水星的宫像竟然罕见地重叠，这意味着一个人在德性上邪恶与至善的奇怪混合。占星士的结论使父亲变得愈加暴躁不安，甚至要将自己的孩子扔进悬崖。母亲阿格里皮娜的哀求挽救了我的性命。这是继生下我之后他们所犯的又一个错误。

我的童年乏味而孤独。我也曾有过几个年龄相当的玩伴，但很快我就厌倦了他们的嬉闹和玩耍。很多时候，我甩开仆役，独自一人在罗马城外的河畔或树林边徘徊。我喜欢望着流动的河水发呆，或者看着一丛丛顾影自怜的花草在树下默然无语，仿佛这些令人欣喜的事物收容了我的孤独。

有几个暮色低垂的夜晚，当我返回罗马城时，发现月光下的罗马变成了被尸体和火焰填充的废墟，城中早已空无一人，空气中还回荡着喊杀与逃亡的声音。还有一次，我面前的罗马城消失得无影无踪，草地上到处散落着野人的村落。我甚至在街道上看到死去多年的邻人们在朝我微笑，他们银色的发丝在月光下闪烁不止。但是当我上前与他们搭话时，他们却如同虚象般迅速溶解在了空气之中。我在这些奇异的景色中行走一夜，也没能找到昔日的罗马。但是每当我睁开疲倦的双眼，却发现自己正躺在罗马城中的水车旁。是山泉水的汨汨声弄醒了我。空气中弥漫着紫藤花淡淡的清香。远处的阳光下，正在操练的罗马士兵头上的钢盔发出刺眼的光亮。

我知道时间对我来说是虚假的东西，只要是在罗马城外的夜晚，我就能自由穿行于过去和未来之间。但是一回到罗马城，我就立即丧失了这种奇怪的能力。我想是罗马的城墙过于厚实，阻止了时光在我身上的流动，使时间恢复了几近

冻结的缓慢步伐。不过屡屡露宿街头使我患上了令人烦恼的疾病，母亲因此禁止我在黄昏十分出城。

我又回到了往日被乏味和孤独围攻的生活。我住的城堡里总是飘荡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它来自我母亲阿格里皮娜的卧房。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是精液在四处弥漫。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那是抵达母亲房间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携带的汗臭。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从罗马消失了。自父亲失踪后，母亲突然狂热地迷恋起歌唱。记忆中童年的那些夜晚，母亲每晚都紧闭门户在房间里引吭高歌。那是一种曲折跌宕的哼唱。这歌声将我与音乐从此缠绕在了一起。当它洗过我的耳朵和身体，我的灵魂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我没想到，此后我生命中过多的虚空时光都将依赖音乐的填充。

不过歌声的美妙，让我怀疑它是否真的出自母亲的喉咙。

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将谜底展现在了我的面前。某个平淡无奇的夜晚，我突然感到耳边的歌声忽然加倍真切动人起来，仿佛母亲正对着我的耳朵歌唱。这变得真切的声音将我带领到母亲卧房的门外。一向紧闭的房门居然打开了一半。我悄悄溜进那道门扇，再穿过一段曲折的回廊，远远望见了正在动情演唱的母亲。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成年男女赤身裸体粘在一起的情景。一个英俊的男子正在母亲身上不停晃动和喘息。奇怪的是，母亲嘴上戴着一件从未见过的器具，正是它制造了那美妙的歌声。

母亲歌唱的情景让六岁的我陷入了极度陶醉。似乎她的身体是一架倒置的竖琴，而男子则在忘情地弹奏。母亲一生曾先后被提比略皇帝和卡里古拉皇帝流放，我想假如没有对

身体快乐的热爱，她估计早已崩溃了。尽管我不喜欢她，但我不得不说，她是一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女人。

母亲嘴上戴的乐器后来被人们称做“风月琴”。这件杰作出自一位高明的波斯宫廷乐师之手。据说这件专为罗马寡妇制作的乐器，为宫廷乐师带来了堆积如山的财宝。

当时，罗马城中的妇女普遍信奉俄尔浦斯教的一个支派，因为传教者宣扬该教能护佑她们生出杰出的子女。我母亲是该支派的虔诚信徒。不过这支教派吸收了伊壁鸠鲁论快感的学说，认为女人在床第寻欢时若刻意压抑呼喊的欲望，便是对神灵的亵渎。这一信条为贵妇中的寡居者带来了无穷的麻烦。通常，那些显赫的家族为了自身的尊严而禁止丧夫的女人再嫁。于是这些寡居的俄尔浦斯女教徒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她们一旦通奸就极易被发现，因为她们出于对信仰的忠诚，不得不在行云雨之欢时忘情地呼喊。

聪明的波斯乐师得知此事后制造了“风月琴”，并命弟子们来到罗马悄悄兜售。俄尔浦斯是文艺女神缪斯之子，也是传说中最著名的乐手，因此波斯人向贵妇们出售风月琴，并未引起罗马人的怀疑。贵妇们得到风月琴后如获至宝，她们的呻吟通过它就变成了美妙的音乐。只要关起房门，就没有人能区分她们是在歌唱还是通奸。

有很长一段时间，忙于练兵或经商的罗马男人们全被蒙在鼓里。那个秘密仅在女人们的闺房里悄悄流传。那些并非寡居的女人，也开始喜爱上乐师发明的新奇玩意。不过女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它带来的弊病。因为乐器制造的声音过于动听，以致她们的伴侣常因陶醉于乐音而变得三心二意，这使她们常常不能尽兴，但也只能在私下交流自己的不满。尤其对那些寡妇来说，只得勉强接受这件令人不快的事实了。

十二岁时，罗马城青灰色的天空使我孤独极了。我常常感到世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天空和时间编织的大网将我牢牢困在其中。不过，十二岁时开始的梦境涂改了我童年的孤独。

梦中的我是古忒拜城国君的女儿安提戈涅。当她在我的梦中出现，我恍惚觉得自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我就是她自己，时刻承受着悲伤和思念的侵袭；另一个我仅仅是缄默的观梦者，看着她将一柄青铜剑的剑柄缓缓插入下身，细密的喘息和迷离的眼神弥漫在她的四周。

起初，这梦中的场景让我深感疑惑。我怎么也不明白，一柄短剑为何会令她如此沉醉。年幼的我尚未窥破肉身的秘密。直到一年后一个闷热的下午，我与表姐屋大维娅一起陪同家人在小城安提乌姆的老宅度假，才找到了梦境的答案。那个午后，我从门缝无意窥见了屋大维娅沐浴的情景。她的手指在身体最隐秘的地方反复摩挲，脸上升腾起绯红的云彩，我觉得此时的她比平日里美多了。很多年后我才知晓，有些女人脱了衣服会增加她的美艳，另一些女人却恰恰相反，冠冕堂皇的外表下隐藏的身体使人惨不忍睹。屋大维娅一览无余的美妙胴体使我身体的某个角落开始膨胀，当时我还没意识到那是我身上最贪婪的器官。她的双乳像两枚成熟已久的水果，在清晨的露水中散发着清香，我差点没有压抑住冲上前去啃咬一口的渴望。我始终不知道是将那具肉身占为己有的想法，还是除尽衣裙后的光滑身躯引起的好奇，让我变得不安而又兴奋。

我像一颗即将发芽的种子般燥热难耐，只是我的渴望与种子相反，不是破土而出，而是向着土地深处生长，以获得与大地融为一体后忘却自我的喜悦。在想象中，屋大维娅就是我的土地，我的欢乐将像稻菽一样从她的身体里开放。

从此，和屋大维娅赤裸躺在一起的情景反复在我脑中映现，使我终日心神不宁。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变成了可怕的深渊，怎样的抚摸都无法使它平静。它偶尔的平静出现在身体流出奇怪的液体之后。那液体使我既兴奋又耻辱，然后是无边的空虚。我感到自己患上了恼人的疾病，却找不到救治的药物。这引起了我对自己最初的痛恨。

五年后，屋大维娅成了我的第一任妻子，但我从她身上得到的欢乐与当初的想象相去甚远。她的意义仅在于让我明白了梦境中安提戈涅用铜剑抚摩身体的情景。

那柄剑属于以利亚城一位名为所罗门的武士。剑柄上镂刻的正是他的著名诗篇《死亡颂》中的句子：

死亡，我唯一倾慕的恋人
我用一生的相思
是否能换来你片刻的温存？

据说，《死亡颂》的作者所罗门曾加入过前往忒拜城的求婚者队伍。但是和所有的求婚者一样，他无缘在忒拜得到公主芳容的照耀。他写给公主的情歌集静静地躺在侧宫的杂物间里，等待接受灰尘和蠹虫的阅读。

在此之前，他作为贝克特神庙的祭司，见到了前来乞求神谕的忒拜公主安提戈涅。她得到的神谕是这样的：你与爱人仅有一面之缘，但他的铜剑将陪伴你度过余生。

安提戈涅离去之后，给所罗门祭司留下了无数难眠的夜晚。她清澈的影子慢慢化作不竭的泉水，在庸常的岁月里浇灌着他的思念和疼痛。他的仆人甚至在他的枕头上发现了清晰的水印，那是安提戈涅初进神庙时的形象，据说这是过度思念所致。一叠埃及莎草纸上留下了他在深夜独自吟唱的痕

迹。后世的犹太人将这些诗篇称为《雅歌》，并将其残篇收入那本汇聚了多个民族神话和传说的大杂烩著作《旧约》之中。在那里，它被归入以色列先王所罗门的名下。

所罗门的思念并未化作通向爱情的道路，相反，却成了以利亚城的灾难。一支野蛮的军队入侵了以利亚城，数月之后，以利亚人全部罹难。据说入侵者是忒拜的求婚者们组织的一支雇佣军。当他们看到所罗门致忒拜公主的情诗后纷纷仿效，却怎么也无法与所罗门的才华相匹敌。气急败坏之下，他们组织了一支军队，将以利亚夷为平地。不过这个说法从未获得证实，也许仅仅是喜欢离奇情节的人们编造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所罗门死在了那场战火之中。

所罗门的悲哀在于，安提戈涅余生的时间全部用来思念他，但他对一切毫无所知。以利亚城破之前，他写下名篇《死亡颂》，用来安慰自己和友人。这篇连同他的其它诗作一起，传遍了以利亚人的耳朵。人们日夜吟诵这些宛如天神恩赐的伟大诗章，以至忘记了兵临城下的恐惧。据说当入侵者进入以利亚时，发现全城人大都已经死去，他们看上去像是正陶醉在甜美的梦乡。据活下来的人说，那些人都是因日夜朗诵所罗门的诗篇过度劳累而死。入侵者轻而易举地收集到了那些献给安提戈涅的情诗。也有一些人说，是所罗门的诗篇帮助伊利亚人战胜了死亡，反复诵读那些诗篇后，伊利亚人便心满意足地服毒自尽了。

消息和诗篇很快传到安提戈涅在忒拜的宫中，于是她重金收买了所罗门遗下的唯一物品：一把青铜佩剑。她需要一件带有余温的东西，来盛放她的悔恨。她屡次幻想着假如当初放下高傲去接见那些求婚者，也许就能弥补这种遗憾。但是命运太强大了，人根本无力像舵手一样掌管它航行的方向。有些人当他死了你才开始爱上他，这种残忍不亚于一个

人就在你面前，却不知道你因为得不到他的爱而情愿一死。

对我来说，梦中的日子是幸福的。这使我极度害怕清晨的来临。我唯一的快乐产生于对夜晚的渴望。那个温婉如水的女子会随黑夜一起潜入我的梦里，洗去我身上尘土般堆积的孤独。我感到她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仿佛罗马城中的我只是她留在世上的影子。在辽阔的梦里，我分不清哪一个我更加真实。

那种凄凉又美好的梦境，使我每次醒来都怅然若失。我情愿一生都活在那个梦里。但阳光是残忍的，它让我不得不一次次重回罗马青灰色的天空下，接受它乏味的笼罩。人在清晨必须醒来的事实总让少年的我感到无比沮丧。

于是我开始在刺眼的白昼想念她。我的脑中总是出现她被湖边桃花照亮的脸庞，以及轻轻拨弄水中花瓣的调皮手指。我想来到自己的梦中，仔细倾听她发出的每一个音符，记下她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但这是不可能的。她只是我梦里的角色，仅仅在几百年前活过，那片她独坐过的湖畔再也无人能够辨认。

安提戈涅的少女时代在我的梦境中慢慢流失，这些夜晚是我一生中仅有的幸福时光。因为不久安提戈涅就爱上了一个人，她不再是黑夜赐予我的私密礼物，她的灵魂因一位武士而发生倾斜。于是我的心开始剧烈地疼痛，尽管思念一个人是所有感觉里最奇妙的一种。对我而言，安提戈涅是虚幻的彼岸，即使用死亡也无法抵达。安提戈涅不再让我感到快乐，她带给我的悲伤使我终日沉溺于对死亡的想像之中。

我的痛不欲生没能逃过母亲的眼睛。当我熟睡之时，母亲让一名巫师走进了我的梦里。于是十四岁之后，安提戈涅便从我的梦里彻底消失了。后来，我在雅典学园遇到一个很

像她的人。我相信这是安提戈涅从夜晚走进白昼来到了我的身边。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使我的生命蒙上了新的灾难。的确，有许多生命仅仅和灾难有关，他们似乎仅仅为迎接不断袭来的灾难而存在，这就是我始终无法原谅这个世界的原因。

很快我就不再相信爱情，尽管它在我的幻觉里依然完好如初。对我而言，爱情仅仅象征着人对未知事物的迷恋。只是在我统治罗马的那些难眠的夜晚，曾穿梭于我童年梦境的可爱少女，还会时常在遥远的地方闪现，使我本已如死灰般寂静的内心重新开始隐隐作痛。

注一

安提戈涅

【以下内容出自罗马诗人泰伦斯（201—149 B. C.）。一次泰伦斯去忒拜安提戈涅公主墓地凭吊，并赋诗安慰她的亡魂。当晚他在乡村旅店梦见了安提戈涅。在梦中，安提戈涅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醒来后，泰伦斯奋笔疾书，连夜在旅店门板上记下了梦中人下面的谈话。】

我是忒拜公主安提戈涅。

当我在忒拜时，我的父王热爱戏剧远胜于对国家的治理。因此当我出生之时，父王毫不犹豫地给索福克勒斯笔下为我取了一个动人的名字：安提戈涅。

我的老师告诉我，很多人的生活会出现在后来人的梦境里，有时，一个人甚至会梦见数千年前的景象。王宫后有一

条红色的河流，据说常常有人在那里照见匪夷所思的事物，比如看到自己的前世或来世。有一次我在红色河流边玩耍，看到河流中映照出了一个正在做梦的少年，他的绿色梦境在河水里不停翻滚，如同海螯蜃楼般浮现。他梦中的我正在一条红色的河流边欢快地奔跑。做梦人相貌英俊，然而眉宇之间流露出的乖戾之气却令人厌恶。

据父王说，七百年前，忒拜四周被厚厚的火墙包围，受到诸神的保护。有一天，火墙突然熄灭，宫后那段火墙化为了一条红色河流。

我们的忒拜先祖认为动物、植物都有灵魂，植物由品德高尚与世无争的高士变成，因此要格外尊敬它们。在他们眼中，存在物的高低秩序，是水火等无生命物体高于植物，而植物高于动物。因此忒拜人特别崇拜石头，他们懂得欣赏石头的色彩和纹理，对玉石和宝石的热爱也是从他们开始的。此前，玉石只能获得顽童的青睐。古忒拜人认为那些石头是造物主的艺术品，本身也是伟大而缄默的智者。他们禁止买卖宝石，而只作为馈赠佳品，他们认为买卖智者是对神灵的亵渎。

由于那时人们节制淳朴的美德以及均衡的财产制度，忒拜受到了神灵的保护。神灵在忒拜四周布上燃烧不熄的火墙，使周围的国家无法将战争驱赶到这里。那时的忒拜人，耕种和切割都使用万年不化的冰块，这种冰一遇到人的皮肤立即会化成清水。并且锻制刀剑的技艺在这些国家早已失传，因此人们早已忘记了战争。

但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火墙渐渐熄灭了。火墙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条蜿蜒深邃的红色河流。火墙熄灭后，有人在旧日火墙下的泥土里发现了大量金块。这个消息引来了大批炼金士，他们纷纷来到火墙下挖掘金块。他们还察知了忒拜

防卫的空虚，竞相带领本国人蚕食忒拜领地。从那时起，忒拜人远离了安宁，再度被卷入战火之中。

我的童年和少女时期，都在王宫附近一座辽阔的庄园里度过。父王害怕我沾染上宫廷或市井里那些女人们脂粉般的浅薄和夸饰，因此把我安置在一个幽静的处所成了他无奈的选择。

我是父王唯一的孩子。因此父王和母后的宠爱萦绕了我的一生，他们就像河流的两岸一样守护着我静静地流淌。但他们听不到河水在深处的激烈震荡和尖叫。父王甚至准备将王位传递于我，不过我并未因这个消息而变得开心。

十一岁之前，我生命的河流显得平静而充盈。它泛发出神秘幽暗的蓝色，使我的童年时光成了生命里最幸福的段落。

这段岁月里，我的四位老师是我仅有的玩伴，他们分别教授我诗学、哲学、绘画和纺织。不过我并不怎么喜欢他们。父王的权势使他们在我面前极其呆板无趣，我偶尔的嬉戏和调皮也很难得到他们的回应。因此，大部分时光都是一些伟大的书籍在陪伴着我，使我不会因为烦躁无聊而摔碎宫中珍贵的玉器。多年之后，那成了我难以祛除的劣习。

那些清晨和黄昏，我喜欢独坐湖畔，默默观看湖边的桃花炽烈地燃烧。一些花瓣脱离了树枝，在清晨的空气中无声地飘落，仿佛是那些还在燃烧的桃花生出的灰烬。它们像露珠一样轻微地击打着湖面，一圈圈涟漪随后荡漾开去，使湖面暂时脱离了平静。那些清澈的涟漪使我着迷。我觉得它们是花瓣的灵魂，逃脱了花的躯体在水面上游弋。我的手指喜欢轻轻触碰它们，企图倾听它们不为人知的秘密。

从那些粗俗丑陋的树干上竟然长出了那么多惹人怜爱的